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七卷第一七六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七年四月廿一日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全國應一致奮起反抗日本出兵（實）——北伐勝利中後方的義務（文）——現在是嚴重的時候（華）

關於國民黨的批評的批評　前鋒

中美日無綫電交涉問題　陳登皞

遊新都後的感想　袁昌英

舊夢（九）　懋琳

河南的見聞　以義

廢除台伏問題　王愫維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7. No. 176, April 21, 1928.

編輯通信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及代定報處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歐美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老運亨通

年當半百功成業立良田華廈子孫滿堂倦則高枕而息樂則任興而遊駕輕車乘快輪涉足於山水之間放蕩於形骸之外無俗事之累無凍餒之憂人生之樂莫過於是

然此等幸福非盡人所能享然致富之方未始非由人爲今有一法不費力不辛苦二十年後不知不覺即可富有萬金此法惟何即以君消耗費之一部每月省下存之上海銀行苟每月節存洋十五元者則二十年後可得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六元以之頤養天年可以高枕無憂矣

君欲未雨而綢繆以成將來之富翁乎此重大問題不可不及早解決者也

上海銀行儲蓄章程索函即寄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啟

總行 上海寧波路九號

經濟學新論

安部磯雄著
曾 毅譯

安部磯雄是日本新思潮中有名的經濟學者。他此書極其明白透徹，能舉至深極微的經濟條理而顯淺出之。此書大旨所歸，與孫總理標示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政策，若合符節，眞好把他當作三民主義的宣傳品看哩。凡關心社會經濟的，不可不手此一編。定價六角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照相鏡

春遊必備的「伊卡 蔡司伊康」

ICA AND ZEISS IKON CAMERAS

德國伊卡「Ica」公司爲世界著名之照相鏡製造家，出品精良，久享盛譽，近復與其他名廠三家合併，而名稱合出品爲「蔡司伊康」(Zeiss Ikon) 其鏡頭之準確，機件之靈活，製造之精緻，均足與伊卡出品，並駕齊驅，上述兩種，存貨均極充足，各項附屬用品，尤爲完備，春季爲攝影之最佳時節，倘祈從早速購爲荷，

中國副經理

商務印書館啟

時事短評

全國應一致奮起反抗日本出兵

日本帝國主義不願中國統一，我們早就知道了。去年北伐軍進展到山東的時候，他們藉保護日僑爲名，派兵入濟南；現在又因革命軍第二次北進甚烈，恐怕張宗昌孫傳芳一倒，張作霖不得不退出關外，中國因此就會統一了，於是決計再行出兵以圖阻撓之。這種陰毒險很的侵略政策，我們就聽它去嗎？據路透東方電通等電報，我們知道日本政府將立刻派兵二百人往青島，並且於必要時加派駐屯天津軍隊五六百人往濟南，同時由日本增兵一二旅之衆。這種舉動，毋異日本明目張膽的向國民革命軍挑戰，至少想以威嚇的手段阻止革命軍的前進。我們如果因此停止前進，是中國永久不會統一，而北方殘餘軍閥終得苟延殘喘。我們在這種危急存亡之秋，我全國人民應如何感動興起，以剷除這種大敵？我們所希望於全國人民的，（一）是北伐軍應以最迅速的手段打到濟南，使日本人來一個措手不及。（二）北伐軍前進之時，務必遵守紀律，不得再演南京慘劇。（三）我外交當局應速頒布最嚴重的宣言，要求日本撤退濟南日僑，中止派兵。（四）如果日本硬要從中干涉，我們應該全國一致起來講求對付方策。

（寶）

北伐勝利中後方的義務

北伐軍的勝報，雪片似的飛來。久生息在沈悶空氣中的黨員及同情革命的人民，得了不少的鼓勵和欣慰。同時我們也隨軍事的發展愈感覺得前方革命戰士的勞苦功高。依星期一（十六日）中央黨部第十一次紀念週席上何應欽同志的報告，國軍在津浦京漢兩線上發展均極迅速。第一集團軍在津浦線上猛進，快要攻到敵人第三防綫；而自開戰以來，已經俘敵二萬餘人，得槍一萬餘枝，大砲八十餘門。第二集團軍方面，則依十六日馮總司令的電報，已於同日佔領濟寧，孫傳芳軍潰至兗州以北。對於這個軍事發展的新局面，後方革命同志有兩三項最重大的義務應當履行。第一要停止黨內一切個人或團體的爭執。全黨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態度，便是鼓勵前方戰士前進的熱誠一種必要的條件。第二要加緊黨務工作。不但後方黨務，於久經停頓之後，應當加倍努力去整理；并且在前方的黨務，也不可不使它隨軍事一同發達。否則軍事前進，黨務落後，豈但失了革命的意義，并且有爲敵黨開闢地盤的危險。第三要注意財政的接濟。前方軍事雖然大勝利，但是要達到最後目的，還須得經過不少的奮鬥，財政上的接濟是根本的要件。我們若想到前方戰士犧牲之大，我們便知道在後方的人若枉費公家一個不必用的錢，減少前方的接濟，便是對於革

命的不忠實，是黨國的罪人。消極的防止舞弊或濫費，是現今快要實行的審計院及審計法的所管的事；積極的減政節用，則還要訴諸黨政府當局諸公的道義心和責任心咧！（文）

現在是嚴重的時候

現在是嚴重的時候，是沈痛悲壯的時候！蔣總司令本月七日在徐州的誓師的詞，說：「黨國存亡，主義成敗，人民禍福，同志榮辱，在此一戰。全軍同志，萬衆一心，嚴守紀律，服從命令，不惜犧牲，竭盡責任，發揚精神，達到使命。誓除奉魯軍閥，完成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不愧愛國愛民，毋負民衆期望，慰我總理及已死諸將士在天之靈，年月日此誓。」我們讀過這個誓師的詞，我們知道我們的前方同志已經立下志願——性命可以不要，成敗可以不管，賊是一定要殺！據這幾天的報紙上的消息——雁門關的左右，娘子關的前面，漳河的雙岸，直南魯西，徐州以北，縱橫蔓延一千多里路的戰線，浩浩蕩蕩一百多萬的同志在那裏激戰。我們知道我們的前方同志已經是拼着性命，不計成敗、正在殺賊！

這是何等嚴重的時候！何等沈痛悲壯的時候！我們在後防的人們——官員，無論大小，無論黨官，學官，政官，軍官；人民無論農人，工人，商人，學生，也無論男女老少，——大家應該一齊咬定牙關，各專其事，作前方同志的有力的後盾。我們在後防的人們也應該發個誓願，在北伐未完成的期間之內，大家忌避娛樂——革命的精神是犧牲的，是獨立的，是勇敢的，是創造的，是擺脫的！我希望在後方的人們，一面祝前方同志的勝利，一面更要緊守這革命的信條！（華）

關於國民黨的批評

前鋒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這兩句話中所用的術語，未免覺得太舊，然而所含的意義，恐怕是大家都要承認的。一個人不承認自己的過失，他永久就沒有上進的希望。知過而不改，叫做小人。改而不力，直是儒者。過失的認識，有兩方面的動機，可以促成。一方面是屬內的，全靠自動的覺悟。一方面是屬外的，全靠輿情的激刺。自動的覺悟，要靠自動者的聰明和智慧；輿情的激刺，少不了憑藉正確的批評。這是關於個人一方面的話。

一個團體的人們，不承認他們所屬團體的過失，那個團體也沒有向上的希望。這是不錯，可是知過，而改不改，就要看那個團體的各個分子，努力不努力。改而成不成功，又要看他們用的方法對不對；時間夠不夠。這是團體與個人，在改善的過程上，根本不同的地方。團體過失的認識，也和個人一樣：一方面要靠團體的分子，特別其中優秀分子和負責任的分子的覺悟，一方面也要靠團體以外的批評。覺悟是內一方面的事；自然應由團體的

各個分子，在不傷害團體的可能範圍以內，用盡智能，猛力做去。批評是外一方面的事；同情者，中立者，敵對者，——尤其是敵對者——都有加入批評者的可能。一個團體，對於同情者的批評，儘可歡迎；中立者的批評，白應特別注意。可是對於敵對者的批評，自然不能不採取相當防禦的手段。誰是同情者，誰是中立者，誰是敵對者，固然不容易分別；然而同情的批評，中立的批評，敵對的批評，是不難分辨的。

國民黨是一個民衆的大團體；負着建設新中國的重任。以如是之多的人，作空前的事業，那裏有大胆的人，敢說絕無過失？況且一年以來黨的內部被共產黨攪亂，外部直接或間接受白色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同時還得和虎狼似的軍閥奮鬥。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你主義如何正大，心迹如何純潔，黨的組織和訓練如何的勵行，個個人，件件事，事實上，都能達到理想的地步嗎？如果我們不相信羅馬是一天造成的，我們就不應該相信一步可以登天。

事勢既然如此。不用說國民黨，讓你請伯拉圖的一般理想的聖人來組織一個黨，處理今日的中國，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也免不掉過失和錯誤。那末，你可以說：既然承認免不掉過失，國民黨的內部就得覺悟，同時也得容納外間的批評。說到這裏，不論黨內外的人，似乎都應該慎重的想一想。

不錯，國民黨，否，任何理想的政黨，或統治者，在任何情況之下，統治任何國家，都免不掉過失。這是一件不可避的普遍的原則。既然是普遍的原則，我們就不能用這個原則來專責備任何一黨或特別的統治者。依照以前所說的，我們得進一步問我們所責備的統治者，是不是承認他們的過失，如果他們自以爲盡善盡美，那就是證明他們沒有向上的希望。如果國民黨的黨員，都自認爲本黨盡善盡美，那個國民黨也就沒有多大希望。事實上却大大的不然。現在國民黨中稍露頭角的人們，無論是長衫者短衫者，無論是閒談的時候，或公開演說的時候，有幾個忠實的黨員不曾說過『我們要解除民衆的痛苦，現在反而增加民衆的痛苦』，『我們真對不住國民』，如此等類的話？任憑你疑惑這些話中有多少誠意，既然在黨的紀律底下，允許這種公開的言論，那就表明黨的意志。這是不是黨員自己負起責任來認錯？這算不算努力爲善的起點？這豈不能給我們一種向上的希望？好了，從此我們可以大胆的說：國民黨是有希望的黨。也可以證明國民黨內部有了覺悟。

現在說到批評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分幾層說：被批評者是一個國民黨，批評者的地位，却有差別，在現在黨治的訓練之下，尤其是當軍事猛烈進行的時期，在國民黨統治的範圍以內，我們固然看不見多少公開的批評文字；然而街談巷議，

蜚語流言，祇要我們不塞着耳朶、隨便都可以聽見，特別象上海那樣的逋逃藪，荒謬絕倫的謠言和議論，一時一刻，不知道發出來多少。這種暗箭的流言，雖然算不了正式的批評，然而爲害起來，比正式公開的批評，還厲害多了。

這種的批評——這種流言式的批評——的發動者和傳播者，當然立脚地各有不同。有的站在敵人方面；有的糊裏糊塗，不管天高地厚；有的——說起來可嘆——就是國民黨的黨員，或是服務國民政府的人物。對於眞正的敵人，問題狠簡單。本黨的主義發揮，政治和軍事勝利的時候，他們自然消滅。對於一般自居『中立』的人們——也許是大多數的人——到要費一點解釋。他們因爲在此困難的革命歷程中，多少受了一點痛苦，心裏自然不見得十分的舒服。結果難免不露怨言。對於這一般人，我們有十分的同情，可是同時在他們批評國民黨以前，有幾件事要請他們仔細的想一想，并且在批評的時候，請要他們牢牢的記着不失大體。枝枝節節的嘴裏咕噥，沒有關係。

第一件事我們得知道，在現在世界潮流之下，中國的革命，是不可避的。中山先生，早知道這一種必要，纔有中興會，同盟會，國民黨的組織。我們如若仔細的把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建國大綱咀嚼一下，就明白由國民黨指導的革命，纔可以使全國民衆得到普遍的幸福。十幾年來，軍閥的成績，都擺在人人的心目中。如果軍閥可以把中國弄好，全國民衆，早已上了軌道，今天的革命，也不會發生。一年以來，共產黨的苦味兒，也嘗夠了。如果世界的潮流，逼到中國人非革命不可，那末，我們要不幫助國民革命成功，我們就得任共產革命。假如從過去的經驗看起來，（理論上更不必說）我們認清了軍閥絕對沒有希望，我們又覺得受不了共產黨的痛苦，那末我們怎樣辦法？皇天落下來大家頂，挨挨擦擦逃不過鬼門關。三條路兒擺在此地，任我們選一條，事勢是不容我們站在路頭上不動的。從這第一件事就可以定所謂『中立』批評者應該取的態度。

第二件事，我們得認淸國民革命進行中免不掉的痛苦。一個人吸了鴉片二十年，吸到氣息奄奄，七竅埋塞。再吸一二年，就會將他最寶貴的性命，送上西天。然而戒烟是一件苦事。戒起來的時候；不定規要發寒熱，作嘔瀉，如若任他吸下去，暫時到也覺得可以苟且安逸。然而看看那催命符一天一天的近了。幾十年病夫，煙鬼的中國和中國人，究竟還是任他拖下去呢，還是發憤做人，改頭換面？如果我們要走第一條路，那就拉着烟槍，歡迎孫傳芳也好，恭維張作霖也好，反正是去尋死。如果我們想走第二條路，我們就得打起精神，忍住一時的痛苦。幫助國民革命，早一天成功，少一天的痛苦，用不着站在一旁，說東也不好，西也不好，致一般人恢心，替軍閥湊勢，結果增加自己的苦痛。

跟着第二件事，還有一層。那就是軍閥可以把國家的利權，拍賣給外人。因此得着若干金錢，給養他們的軍隊。在那種情形之下，一般民衆，不獨不覺得失掉了公共的利源，反而感覺到負担不重，可以苟安一時，然而在國民黨治之下，決不能用那種自殺的方法。因此民衆的負担，在革命的軍事進行時期，較之軍閥時代，決沒有減輕之可能。也許還要重一點。比如一家前後有兩個主持家政的人：甲的方術，是將祖宗遺傳而不屬於任何私人的家實，或抵押，或拍賣，供他自己的揮霍。乙的主意，是要將全體的家產，重新整理，殘破的屋宇，得着手修整；荒蕪的田園，得投資開闢；什麽家賊家盜，得請他們出去，在整頓的時期，不獨一家的收入，不能立刻增加，恐怕還得請各宗各房的子孫們，打開私囊，先拿出一點現款。甲的辦法，也許可以使全家和平過去。乙的辦法，難免不掀動風波，然而為一家人全體的利害計，我們覺應該直甲還是直乙？假如有人說：現在國民黨統治之下的民衆負擔大重，他應該着實的想一想，究竟他是贊成甲的辦法，還是乙的辦法。

第三件事，批評者如果以『中立』自居，他就得顧及全局。不用唱高調，請什麽『春秋責備賢者。』假如大家都責備賢者，那些不賢的誰去責備呢？天下沒有絕對的善惡，然而有比較的善惡。要想作善惡的比較，得認淸什麽是大善大惡 什麽是小功小惠。我們不能因為張作霖修了一條王府井大街的馬路，而國民政府首都的馬路，至今還不曾怎樣的修理，就來批評軍閥政治，和國民黨治的優劣。袁世凱做北洋總督的時候，也做出一點小小的成績。畢竟袁世凱如何？我們論人論事，得抓住根本，枝枝節節，沒有用處；得看一看動機，一時的表見，不足為憑。

現在我們從動機一方面說：國民黨的忠實黨員，幾乎無一個不是疾首蹙額，覺得現今黨治下政治的進步太慢，民衆的痛苦太大，又覺得國民黨在實踐的政治上，不免有些地方失脚。這就等於公開的認錯。因為國民黨黨員公開的承認過去的錯誤，我們纔相信國民黨前途有無限的希望，試問吳佩孚認過錯沒有？孫傳芳認過錯沒有？張作霖認過錯沒有？袁皇帝世凱不到逼到將死的時候，他才不願意說兩句似是而非的客氣話呢！回到以前所說的話，一個人，或者一團人，如果不承認他或他們的過失，那個人，或那一團人，就算無望了。

從根本上說：在中國這個政治舞臺上，任何軍閥，任何官僚的系派，試問有沒有一定的政治方針和建設新中國的計劃？明明白白沒有的。唯有國民黨是有固定的主義和已定的政策與方略。你固然可以說：那種主義和政策，不見得馬上就可以實現，然而那沒有主義的北京政府，除了打夥求財以外，究竟幹什麽東西？退一萬步說，假定張作霖和他的黨徒，也有作好的意思，他們既

然連整個兒的計劃都沒有，你還能希望他們爲國家做出什麼事業出來？民衆一方面的話更不必提了。

以上是以中立自居而批評國民黨的人們所應該注重的幾點。

至若國民黨的黨員，和國民政府服務的人員，與『中立者』，地位完全不同了。就理論上說：黨員和國民政府的役員，似乎沒有站在黨 ，或政府以外，說風涼話的餘地。我們既然是黨員或役員，我們就得對於黨或政府負一部分責任。事情弄壞了的時候，我們并不 沒有分的。看看事情要發生而未發生以前，我們在黨以內或政府以內，儘管用盡方法，去促成一件事良好的結果。事情既發生以後，我們也可以在黨以內提出嚴厲的批評或彈劾。可是對於黨外的人說話，我們就得留心。打自己的嘴巴，事情還小，藉借外力，破壞黨的聲譽， 題可就大了。

以做官爲職業的人們和投機的黨員，本來就無所謂。吳佩孚來也好，孫傳芳來也好，張作霖來也好。不過一旦加入了國民黨，自己似乎得問一個清楚明白：我究竟是不是爲了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的原因，在這裏幹事？如果良心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末，我儘管在黨以內，用種種方法，拚命的幹下去。不必和外間人說長說短，指甲罵乙。如果良心的回答，完全是爲了飯碗的原故，那末，每天除了盡職，吃飯，以外，不必多說閒話就得了。如果我們一面掛上國民黨的招牌，或者徽章，一面又逢人便說國民黨是如何長，如何短，（在上海這一類人最多）那末，說話的人，把自己擱在什麼地方？我們如果覺得國民黨眞正不行，那就應該趁早走開，做共產黨也好，幫軍閥也好。如若不然，我們儘管在黨以內批評指責，用不着鬧到外邊去，使那捕風捉影的流言傳播者，加上顏料，爲本黨減色，爲敵人張聲勢。道理固然是這樣，話也儘管這樣說，然而黨裏負責的人們，作事也得特別小心！黨紀的威力，不是沒有限制；黨外的輿論，不是能壓伏到底的。如果我們作事眞正不對，任我們怎樣的恭維自己，不徒無益，反而減少自己的聲價；表示沒有悔悟的精神。

最後，我們爲一切可於國民黨的批評者進一辭：國民黨既不是『法西士蒂』，又不是『波爾什維克。』到了一定的時期——國民革命完成以後——你們愛怎樣批評，就怎樣批評好了。

中美日無線電交涉問題

陳登皋

中國無線電的歷史爲時甚短，距今只有二十年。宣統元年，江蘇，寶山縣的獅子林裏那一架小小無綫電台算是中國無綫電台的鼻祖。民國元年，我政府和德律風根公司訂立合同，那時才有六架的電台；其後海軍軍艦如海圻，海琛，海容等相繼裝置，但仍未十分發達。

原來建造大規模的無線電台必須專門學識，而且工程浩大，

非有一筆鉅款，頗難應付裕如。我政府既沒有專門人材，又沒有雄厚資本，所以不得不倚賴外人之力。民國三年丹麥人，拉森（北京交通部的顧問）慫恿海軍總長劉冠雄建築一座高電力的無綫電台；而許所有機械由德國接濟。無何歐戰開始，協約國對於這位德商走狗的拉森大施攻擊，其議始寢。民國七年，日本三井洋行，乘安福系當政時候，與劉冠雄於某日深夜，簽訂了五十三萬六千二百六十七磅的無綫電借款合同。無綫電問題的轇轕卽基於此時。

中國允許日本經營這項事業三十年。在此期間內，一切要讓日本人來處理，不許任何一國——中國包括在內——加入。日本人那裏有創造才能，不過抄襲歐美學術的本領，比較中國人強些罷了。試看那座中日無綫電合同下所產生的雙橋無綫電台，經日本技師多次的試驗，終歸失敗。現在雖然勉強可以通電，但仍不靠。各國大電台繼續二十四小時以上的通報雙橋無綫電台佔地一千七八十畝——一個五百克羅瓦特的高壓交流式電台，——規模倒很巍峨壯偉；其實它的效用要等於零了。

難道劉冠雄不懂得日本人無綫電技術的幼稚？只是日本有錢，他們願意給中國官吏一個揩油的機會；隨便把北京雙橋做他們的實地試驗；成功更好，失敗何妨？總歸所花的金錢不是日本擔當，自日本方面看去有甚麼不合算的地方？劉冠雄和三井洋行訂了那喪權的契約之後，其他和劉氏意氣相合的人物，如丁錦，曹汝霖，葉恭綽，張志潭，吳毓麟等相繼而起。

統計他們經手無綫電借款的總數不下四千餘萬元！結果我國境內可用的電台只有三十幾座；其中十七八座還是美俄法日本等國的所有權。四千萬鉅款換來這些好似鳳毛麟角的電台，於中國交通事業沒有一點的裨益；而且牽引出來許多繁雜不易解決的問題。這是我們最痛心的。

廣土衆民的中國本是世界極好的市場。列強爲經濟發展的緣故，對於中國交通事業，無不刻意經營。關於無綫電的製造，中國人既沒有力量；英美日法乘機前來，各展其勾結政府官員的手段，締訂了許多合同。各結其所約，惟恐或緩。從前外國在華投資建設鐵路呀，開掘鑛山呀，敷設水線電呀，……中國政府爲一時的需要，對於他們專利的要求，無不答應。這次對於無綫電事業也是這樣，殊不知今日紛爭就在這一點。

按中日無綫電契約，中國允許日本在華經營電氣事業三十年；於中美無綫電合同也聲明給美國所設立的電台管理權十年！日本以中日契約的成立遠在民國七年。既許日本專利之權，數年之後又和美國訂立契約；似此，中國難逃背約的罪，美國不免有侵犯他國權利的嫌疑。

從前丹德兩國要在中國　營此項事業，英法日本出面反對；

英國密謀取而代之，丹麥及其他各國復起而加之以攻擊。現在美國與中國締約，英日不甚快意，日本尤甚。各國因爭奪利權之故互相猜忌，而中國遂成爲各國集矢之的。

日本咬定主意，堅持中日合同專利之約，對於美國在華無綫電事業的進行加以阻梗。美國以爲關於中國利源的開發不應由一二國把持，日本壟斷無綫電事業，顯係破壞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本旨。日本宣稱中國無綫電事業非常的幼稚，爲保護投資的利益計，不得不求中國給予專利的特權。美國對於日人這種論調深致不滿。日本不許別國侵害其優先權，而日本安設滬崎等水線電實已侵犯丹麥在華水線經營的專利。假定日本專利權公認爲合法，前此法國在雲南建立無綫電台與西貢及歐洲傳遞消息，日本並不提出抗議，無異默認法國之舉爲正當。既然默認法國之舉爲正當，那裏更有干涉美國在華經營無綫電事業的理由？

日美爭執數年，迭經磋商，迄未解決。去年八月，他們擬定四項辦法：（一）承認中國無綫電自主權；（二）根據民七海軍部和日商三井洋行締結的雙橋契約，及民十交通部和美商費得拉爾公司契約，實行交還雙橋上海兩處無綫電權利於中國；（三）雙橋電台建築費八百餘萬，及滬台將來建築費，全由日美英法四國供給借款；（四）雙橋電台的局長專任日人，下添美技師數人；滬台局長任美人，下添日技師數人。最近所得報告，則謂對於前項議案已經雙方接洽妥協，無大出入。惟第三項關於電台借款改爲美日兩國，不許第三國加入；上海電台的發電能力祇許以中美兩國爲限。

日美急欲解決這個懸案；北京交通部在日暮途窮的當兒，不惜倒行逆施，想爲遷就。假定此項新協定成立，中國方面要多增三百萬元的額外負担。三井的雙橋電台原約所定的建築費爲五十三萬磅，約合華幣五百餘萬元；今追加三百萬元，算是日本要搾取中國人金錢的把戲。雙橋電台建築的開支，無論如何都用不着這樣多。依照日美新協定，不但中國要多花這筆鉅欵，而日美還要共管雙橋上海兩要埠的無綫電機關；不利於我國交通前途莫甚於此。

現在無綫電通信的工具已多採用短波式。像雙橋那樣的電台自不適用。長波電台的設備，手續既繁，價値又貴；短波無綫電裝置容易，價値便宜（每架短波無綫電台所値至多不過五千元），而通報的靈捷比較長波無綫電有過之而無不及。據一般專門電學者之言，我國所需要的是短波無綫電。雙橋電台及上海美國所擬建的電台只可作爲國際通報之用。然而中國國內通報應先求發達才是，國際無綫通信等到我國有力量時再來興辦還不算遲。今日我國無綫電學人材一天多過一天，我國民政府一面延攬人才，自籌經費，以便着手自辦，一面應當向美日及其他關係國鄭重宣言，

不認北京政府締約爲有效，如果他們眞正不顧事實，硬要締約的話。

遊新都後的感想

袁昌英

這口南風的來勢，眞不可當！竟把我吹送到新都去住了幾天。在拜訪親友以及酬酢淸談之外，我還捉住了些時間去遊覽新舊名勝。秦淮河畔仍是些淸瘦的垂楊與泣柳，在那裏相對淒然，彷彿怨訴春風的多事，暗示生命的悲涼。那些黑黴枯蒿的船隻也仍然在那裏執行它們存在的使命。臭污混濁的煤炭水自然也還是孜孜流着。祇有人——萬物之靈的人——却另呈一番新氣象。肩章燦爛的兵將，西服或長衫的先生，旗袍或短裝的婦女，都在那裏生氣勃勃地喜氣洋洋地追摸着小巧伶俐，時而逃避，時而在握的快樂神。他們的全副精神都集中在龍井的淸香，花彫的芳馥，言語的熱烘，野草的青嫩，桃李的芳艷，功名事業的陶醉。那自然！人生是這些事，這些事就是人生！

雞鳴寺前也一樣的有兩種氣象：碩大宏敞的玄武湖滿披着蔥蘢無忌的葦蘆及浮萍，表露一種深沈忍毅的悶態，似乎在埋怨始造它的人的沒出息，生出不肖的子孫來，讓它這樣老耄隆鍾的身體感受荊蘆野棘的欺凌；前面的僣山峻嶺也是沉毅不可親近的在那裏咬住牙根硬受着自己裸體暴露的羞辱。祇有茶樓上的人却歡天喜地在那裏剝瓜子，飲淸茶，吞湯麵——高談闊論，嘻笑詼諧，儼然天地間的主宰是他們做定了的。

走上偉大雄壯的臺城，我們的視野却頓然更變了形像。這裏有的是寂靜！是荒涼！是壯觀！人們許是畏忌梁武帝的幽魂來纏擾的緣故吧，都不肯來與這奪魄驚心的古城相接近。然而我們民族精神的偉大更在何處這樣塊然流露在宇宙之間呢？喔！我們的脚踏着的是什麼？豈不是千千萬萬，萬萬千千，無數量的磚石所砌成的城牆嗎？試問這磚石那一塊不是人的汗血造成的？試問這綿延不斷，橫亘於天地間的大城，那一寸那一步，不是人的精血堆成的？脚，輕點放步吧，我們祖宗的血汗，你應當尊敬愛惜些。心，你祇管震顫，將你激昂慷慨的節奏，來鼓醒，來追和千百年中曾在這裏劇烈動顫過的心的節奏。性靈，至少在這一瞬之中。你應當與你已往的千萬同胞共祝一觴不朽的生命。他們已經染指過了他們瞬息中生存的甘苦。你現在正在咀嚼着。（苦嗎？甜嗎？我那裏敢代你說出來。你是最害羞，最膽怯，最不肯將你的眞實暴露給人的。我如果替你說出來，你一定要老羞成怒的對付我呵！）你以後更有繼承者。繼承者之後再又有繼承者。在這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時間中，你們各個的生命雖然明日黃花，然而合起來在這偉蹟上及其他不朽的事業上你們都可得着共同的永生！淸風是美酒，白光是金杯，祇管盡量的多飲幾杯！

對着古蹟，我有的是追慕，懷憶，神馳。對着新名勝，許是與我更接近的緣故，我的情緒與精神就完全兩樣了。欣賞之中總不免批評神的闖入　新名勝之中，自然首推中山陵墓。因爲急欲一面的情熱，我和朋友竟不避新雨後濘濕的道路，驅着車，去盡興的拜賞了一番。數里之遙，在車上，我們就眺見了前面山腰上塊然幾道白光在發耀，恍若浪山蒼翠中忽然湧出一股白濤，皎潔煇煌的。以位置而論，中山墓自然較明孝陵高些。然而就一路上去的氣魄而言我却不敢說前者比後者雄壯些。孝陵的大處，令人精神驚撼處就是一路上排列的那些翁仲，石象，石馬。在它們肅然看守之中，我們經過時，自然而然的感覺一種神秘，一種浩然的氣魄。向中山墓驅進之時，我們的精神並沒有感着偉大的搖撼。許是正路還未竣工，我們所經過的是側路吧。但是一到了墓的石階上，往下眺望時，我們纔領略了它這一望千里無涯的壯觀——這個位置才眞不愧代表孫先生的偉大人格，宏遠意志，碩壯魄力。然而我們覺得仍然好中不足。假如這全國人所尊敬的國父的墓能建築在更高的地點或索性在山巔上，一目無涯的望下來，那豈不更能代表他那將全人類一視同仁的氣魄嗎？間接的豈不更能代表我們大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嗎？一個時代的民族精神的發揚光大常是在它的紀念勝蹟上面看得出來。在這上面多花幾百萬銀錢確是値得的事！這建築的本身雖然也有優點——如材料的良美之類——但是在形式上講起來，不是我們理想中的國父墓。石階太狹，趨勢太陡，（聽說這是用科派方法計算出來，使人們走上去，不易疲倦的緣故；我們覺得在這裏，我們祇應當講藝術的壯觀。如果要講科學，那不如造一座升降機，更爲便利）祭堂也不夠寬宏巍峨。墓與祭堂連在一塊更減少不少的氣魄。我們覺得正墓如果再上一層，中間隔離一層敞地，看上去，一定更雄偉些。然而這不過是私人的評斷與理想。將來這個紀念勝蹟完全竣工之後，我們希望它給與人的印象要比我們這次所得的要深刻要動人些。在這形象粗定之時，我們自然看不出它的全璧的優美。

男女金陵大學及江蘇大學自然亦是新文化的重要部分。我們在這同一城池內參觀而比較這兩種性質不同的大學，覺得十分有趣，十分有益，因爲它們就是西洋民族與中國民族精神的具體表現。一個巧小精幹，實事求是；一個好高務遠，氣魄浩然。先就建築而論，女子金陵大學的中西合璧式的構造，立在綠葉濃蔭的花園茂林中眞是巍然一座宮殿，儼然一所世外桃源的仙居。它的外貌的形式美：是它那紅，黑，灰，各種顏色的配合的得法；是它那支幹的勻稱，位置的合宜；是它那中國曲線建築的飄逸瀟灑的氣質戰勝了西洋直線的笨重氣概。男金陵大學則大大不然。它的建築的原則是與女子金陵大學一個樣：採用中西合璧的辦法；然而成績却兩造極端。女子金陵大學給我們一種惟美的、靜肅的

，逸致的印象。男金陵大學，却令人看了不禁要發笑，一種不舒服不自然的情緒衝擊到心上來。我起初還是莫解其故，及至立住足，凝神的看了個究竟，纔釋然而悟。啊！我促住了它的所以然了。這裏不是明明白白站着一個着西服的西洋男子，頭上却戴上一頂中國式的青緞瓜皮小帽的？一點兒不錯，它令人好笑的是它那褂子與衣服格格不相入的樣子。中西建築合璧辦法：用在女子金陵大學上面則高貴自然，別致幽雅，在男子金陵大學上則發生這種奇離的印象，是亦幸與不幸，工與不工之分而已啊！至於江蘇大學，形勢雖然浩大，地盤雖然寬闊，屋宇雖然繁多，然而却講不上建築上綜合的調和美。這裏一棟紅的，那裏一棟白的，再那裏又一棟灰的，黑的……這裏是西洋式，那裏是中國式，再那裏又是不中不西式……東邊一座，西北邊一座，不東不西，不南不北又一座……一言以蔽之曰雰亂拉雜而已。中國人做事素來沒有計畫祇圖遠大的皮氣，由此可以見其梗概了。中國土地廣闊，人民繁多，然而政治紛歧，秩序蕩然的情景，算是被這學府的外貌象徵出來了。其實我們畢竟是中國人，何必學西洋鬼子兢兢業業的辦法？還是乘着我們的本性去求自然的發展，是正事！

三大學的外貌如此，內容却不敢妄加評斷。不過就我們局外人的立足點看去，也可窺見許多殊異的地方。在女子金陵大學求學的人眞是前世修來合該享受幾年公主的生活。它的裏面的設備與陳設的富麗，就是拏歐洲什麼女子大學來比，也祇有過而無不及的。我們一路參觀，一路耿耿爲慮的是：這一班青年女子習慣了這樣華侈的生活，將來回到貧困的中國社會裏面，怕不容易相安，還許反因教育而惹起一生的煩苦呢。再者教會的學校都有一種共同的缺點，就是它們教出來的學生多不適於中國社會的應用；它們注重洋文化，輕視國粹，它們好像國中之國，獨自爲政，不管學生所學的於她們將來對於本國社會的貢獻，需要不需要，適用不適用，祇顧貫注的將西洋貨輸到她們腦子內去。我們希望教會學校多與中國社會接洽，讓學生去尋找她們對於社會切身的問題去問學，不必將我們好好的青年去造成一些純西化的祇會說外國話的女子。至於將來收回國辦，那是又一問題，不久總會實現的，此處不必論及。

男子金陵大學農科的成績却眞是斐然可觀。三四年來對於森林農業的研究調查的具體成績都歷歷可數：對於中國花草標本的收集已經有五千種，萬餘張之多，樹木標本亦有三千種之普，農民生活狀況的調查已有十七省了，考查後寫成了的報告圖書亦不下十餘種。尙有什麼測量淮河流域的圖表！什麼新發明的量水機（測量有森林與無森林地方的水量的多寡！）令人看了眞不能不驚嘆他們師生的努力。聽說江蘇大學的農科也辦得極有精彩，極有成績，可惜我們沒有看到，不能拏來與金陵比衡一下。男子金

陵大學圖書館所存的中外圖書共有十萬零五千多本。這總算像個樣子了！聽說江蘇大學還不到此數。這是我們盼望當局極力注意的事。假如這樣一個碩大重要的學府還讓師生感覺圖書不足之苦，那眞是不應該之至。學府大部分的生命應該維繫在圖書與儀器上面。沒有它們，自然學也無從學，問也無從問的了。江蘇大學自然科學院新近添置了許多機器與儀器。給以相當時期的恢復與預備，前程總當是無限量的。以氣魄與可能性而論，江蘇大學自然還過金陵。讓我們翹趾仰望着它的未來的光榮吧！

舊名勝也好，新名勝也好，新文化也好，我都與你們暫時分別了。何時再來瞻仰你們的芳容，我却不敢預言的了。我現在又回到這塵埃滿目，鏤臭通衢的上海了。（在街上走路時，嘈雜粗鄙，不息的聲在耳鼓上的聲音總是銅粒，銅粒，洋粒，洋粒。）新都啊，你的油然嫩翠，到處花香的美貌此刻仍在我心眼中閃灼着，嫣笑着！你有的是動人的古蹟，新鮮的空氣，明靜的遠山，蕩漾的綠湖，歡喜的鳥聲，綠得沁心的園地！這是何等令人懷慕呵！

小說

舊夢（九）

懋琳

這話又把我傷處碰痛了。作窮人太太也有好處。那爲甚麼要忙到嫁這個人？從這女人口上說到窮人也有好處。我才知道女人也有願意同窮人來往的，不過隨後總仍然多數作有錢的人的太太，這例子在眼前也就是一個。

她見我不說話，就又換了一張相片。

「這是上個月才照的，看！」

我就又隨到這個白白的又長又圓的手指集中我的視線。照例我還在看過相片以後看看這個極接近的臉。

也望我，在同一時候。天下事沒有再使人難過的，就是兩種眼光攪在一起時心上的影響。不知怎麼這一次她却從我眼中望出我那點得燃的火燄，只一接觸却就逃開了。

相是仍然看，話也仍然說，其實心全不在這上面。我佩服一個女人作太太以後在同人戀着時總能不露一點聲色。一個女人在性慾上受過一年兩年的教訓以後，在這事上就會用許多方法掩飾到自己，決不讓另一個人從臉上察覺得到她的心思。然而我是早就從傑克處得了知會，就再善于躲閃，也能明白同樣的情慾的火也正在這女人心上燃燒了。我設想，如果是在這客廳，沒有傑克同到寶二墩在，我們將作出些甚麼事，眞是不敢說的！我又奇怪早上同她到那鏡子頂多的臥房中時，却不興奮到這樣利害。我打算，只要一個同樣的機會，我就會決心作出一點不凡的事了。只要給我一個機會，我就赴湯蹈火也願。我再不能儘我自己自私自

利顧到未來的生活了！我不要過去，也不要未來，眼前的，在我分內的，我就不應放過了。一千個決心。加上一千個不顧一切，自己且賭著大咒，只要這機會一次。

我且想到我在這事上可以死去的理由，這胡塗空想佔據了我心的全部。所想的，是超乎我所能做到的，我明白。但我決定要作一次我不能作的事了！我不能永遠是這樣不中用了。這一世，就為這個找來無量的憂愁，我也不悔了！

把相看完了。人是永不會看厭。我吃驚我在這兩天內竟儼然是兩個人。第一次見面還以為這個女人平常得很，決不會想到三次談話中就使我傾倒如此。初初相見對于這近乎奇蹟的愛戀，還不敢承認，這時節，我已為傑克一番鼓勵的話完全置身拜倒于這女人足下了。在不拘某一部分，都似乎可以抱到親一次嘴。在臉上。在眉，在耳，在項頸，在髮．在腰以下，這勻稱的美處都使我出神。平常時節見到別一個婦人，動心的事是有過。總不如在這女人面前那樣注意以後的衝動利害。誰說這樣事是幸福？在幸福以前，或者說幸福之中，我只覺到我是為這個容忍苦到快要發狂了。倘若這個時節是只有兩人在此，我無論如何也要撒野了。

我不想作王，我不願成仙，我不要名譽和到金錢，我不要以後的生活，只要許我在這個時候同她放肆一次！

心中的反覆，致令寶二墩同我談話也無精神應付。到吃飯，吃她特為下廚房作成的白炸鷄，這味道我就不去過細分辨。我一切神志全昏昏沈沈。這女人的每一個動作我又看得非常仔細。越看得久則也越覺得這個人身體上一切都好，越想到去挨牠擦牠。

我又恨起我傑克來了。如傑克不說，則我在這個下午又可以少受許多苦。這正是說得遲，說得早，說得多，說得少，反正都給我苦吃。我還不知道明天是甚麼事。我也不敢料到今晚上傑克同我再說一點什麼不是專為我明天受苦說的。總之我到這個地方來就不對了。我是來做官，官倒不做先來受這女難！最可怪的是寶二墩似乎也以為我是來同他太太戀愛，而他可以在旁邊很泰然的瞻仰的。我傑克則只慫恿我同這女人接近一點。這些事，細細的想起來都是多可笑的事！

飯是吃過了。我只想用我的口吃一點另外的東西，只是眼前的，最近的。把嘴吧兜過去即可達到的。眞把我懊惱到死，這個却不好辦。寶二墩反似乎怕太把我難為情，不好要我一個人再隨他太太到臥房去了。傑克也不好又邀寶二墩出去。這是四個人，我總不能夠在一個哥哥一個主人的面前，同到人家年青主婦調情到不顧一切！

「到甚麼地方玩玩，可以領小弟弟去。」她說的。

「你瞧」，寶二墩對傑克說的。

「那到車站邊去看火車。」傑克的風趣是同他耳朵一樣，一

時又成了一個了不得的人物的。

「看車子，你耳朵不怕震，誰敢陪你？」女人說着這笑話就對我問我願意到什麼地方去，她且爲數點「到河邊，那是昨天那個地方。看戲；快卸台了。關帝廟去；遠了。塔上去——好，我們就陪你去看看塔，且可以照一個相。」

「你是又想照相，發照相的癡了，所以說陪小弟弟去玩。」寶二墩雖一面把太太打趣，一面却在那裏穿馬褂，

我心想，「不是你們兩個去就是我們兩個去，那多好，爲甚麼又必定四個人去？」但我見到她那種高興神氣，不能說不去。我縱說不去，寶二墩同傑克總不會又放下我同她在家中顧自去玩！

塔是在城裏，不知道叫甚麼廟名，昨天到看划龍船時就見到這塔尖的。因爲路雖不遠走去總不大相宜，就用馬車拉去。可是馬車裝三個人倒好，四個人似乎就太不好看了。加之是熱天，車是敞車，坐上四個人到街上會就爲人笑話。且四個人中又有這麼一個年青太太，那更不是事情了。

上車了，見到不好看，她就問二墩，可不可以再叫一部車子。

傑克說，「讓我坐馬夫上面那個地方。」

「別說笑話了。你快叫一部車來，我們兩個人坐一車也鬆活一點。」她又向寶二墩說：「你們兩人坐，我同小弟弟坐自己這車，好不好？」

「好，你們先走吧。」

我們就走了。我待說我必得同傑克一車，讓他們夫婦一車，也沒有這客氣空暇，車子已經走動了。車子出了巷子，還不見他們的車進巷，我說等一等他們好點，她也不好意思反對我這話，就敎她家車夫把馬勒着慢走點。

我們是那麼的坐在一排，正像一對夫婦旅行或者上禮拜堂樣子的。我不好意思太同她靠攏，恐怕遇到她的熟人，就偏向車旁一點，她對我這小心舉動望我做着那頂勾人的笑。又不說什麼，只乾笑。歇一會兒又把手拍那我們兩個座位之間的空氣，這意思仍然是笑我這樣膽小留下這空處來是可笑的事。

想要她同我說話，這話且就是那心上所欲說的。且又非常願意同她靠攏來在一塊，好從這中得到一種肉感滿足，可是總極其怕羞。車在沿城牆根一帶走着，路道全是爲大車碾成深溝，車子到上面只是左右搖蕩。于是又見到那隻手拍那皮坐墊，且小聲的說「坐攏來一點，免得震動得利害。」

「坐攏來，恐怕更震動得利害！」

這雙關說話把她窘住了，却把眼睛睜大起對我很很的望。然而我因此就坐攏去了。我們可以說是擠到坐。車子一動則我的腿

就摩擦到這女人的大腿上，間隔得只是四層薄綢，熱與膩全感覺得到。若時間是在夜裏，我的手，我的口，眞要褻瀆她了。她這時似乎也非常不安，心裏忡怔着，眼睛下垂再不敢看我。我奇怪的是一到別人大大方方我就窘，一到別人眼餳口澁時候，我却全變了。此時的我就已全無羞澁，見到她很難受的情形，我把我的手裝爲無意的移動到她那隻擱在腿上的手上壓着，先是感到一種輕微的顫，到後只一捏，就忙縮脫了。把手縮去以後的她又用嘴示意，原來她怕車夫見到。

唉，這情形，恐怕要帶到土裏去了。忘了吧，怎麼能忘？這種輕微的顫，就是一個女人靈魂在愛的接觸下跳動的節奏！這軟軟的一捏，已經就在我心上很深的打了一個記號了。還有這下垂的眼臉，這長長的黑色睫毛，這凈白的耳，這因爲害臊微紅耳根，就是再過廿年以後還是一樣很明朗的在我印像上活躍！

愛情的收穫。究竟是些甚麼？就只是一些甜甜的回憶。就只是回憶一些心上超乎身體以先的接觸。就只是這一種回憶，也就夠咀嚼一世了啊！

多少好看的婦人，不是供給一些怪形像的怪氣味的男子漢佔據了糟塌了一世？多少好女子，不是爲了金錢讓一個可以作她祖父的老頭子玩弄一生？在這一方面，却得到這淺淺東西，也引以爲一生幸遇，這個說來又似乎眞好笑！然而在這種情形下所得于女人的，却是那全然甘心情願的一點輸誠，這便是女人所有的最有價值的一點，也是那所謂女人眞正可以值得咀嚼的一點！

傑克那一部車子，是當我們車到大街我已經都恢復我的原有坐位間距離時才趕上我們的車的。我們到後一同把車停到那廟門前頭，他們却先跳下車。塔是一進廟門把那石磴子上完以後就見到了，早想到是這樣子不該來看。

塔，究竟有甚麼可看？一些大磚頭，壘到二十餘丈高，爲造福而建。我以爲不拘是和尚或普通人，花銀來建這無用東西，都是不應該！且聽到說曾有過上面把鬆動磚頭掉下來打死過人的事，我對這塔便尤其不喜歡。雖然高大到怕人，好處總沒有。工程大可是并不美。見到這塔只使人無端怕起鬼來，這塔下，陰慘慘的就似乎爲鬼物的住家才如此給人害怕！

傑克同寶二墩倒似乎是一進了這廟中才成考據家，一旁不知談些甚麼一旁找塔碑下的題名。

「別理會他們，隨到我到這邊來。」

就隨到跑。說是別理他們到這邊來，則到了這邊總應當給我一些另外可看的東西。轉了一個彎，到另外一重殿前的小院中，院子中一些丁香花樹結得許多小綠色莢兒，另外有些篠，大致再過幾天就可以開花。

「這倒是個好地方！」

「還有好的，可惜路遠一點了。」

我們就站在那院子中石台子邊玩。菴裏有尼姑，聽到女人說話忙從佛堂中出來，見了她就忙打招呼說請到裏面坐坐喝茶。這姑子大致與她極熟，在平常也總募過寶二墩的緣，見她說是不進去喝茶，就又趕即到廂房搬了兩張有靠背的新式椅子來放在那院子中讓我們坐。誰願意坐這個椅子。若是沒有這老婆子在，我們還可以坐在佛堂前石磴上隨便的望天上的雲，有這老婆子一來，我們來此幽幽僻僻的院子的特別權利完全取消了。真願意這討厭東西走開顧自去念她的經。可是却偏不去，纏到二墩太太問長問短。又談到誰家女子結婚，又談到一個團長的討小，這團長或者是二墩的朋友，她聽到這話時還說這個是我們還不知道的事。我在平常對於尼姑倒不怎樣感到頂厭惡，大約是很少機會與這類人接近。此時聽到這個人簡直就是一個媒婆，我在心上想，以為如果中國的尼姑全如此，照馮玉祥的辦法勒令她們配人還不好，不如一起全殺了。這尼姑這一張嘴拿去作官媒婆同作老鴇倒極合宜，天知道為甚麼却來這個地方作師傅！

單看那一身衣服乾淨到一塵不染，又樸素如一個有道的高僧，可是那副二寸見方的嘴唇真不相稱。我見到我們好好的兩個人中間來了這樣一個老東西，我說，——

「我們走了吧。」

「這一位是你老爺的甚麽親戚？」

「不，這個是口大先生的老弟，才從北京來的。」

「喔，遠客來了，真對不起。請坐坐，讓我拿茶來。我是老昏了，不說走我還不曉得招待，莫怪莫怪喔」，一旁說，一旁走，當到那個小小身子消滅到廂房的一個簾子背後時，我就望到我的同伴笑。她也笑。又輕輕的說，「這個人，同你哥與大哥全有說有笑，我倒討厭她得很。」

「我們不吃她茶吧。」

「不，等她來，我打發她去找那兩個考據家。」

這話剛說得不久，于是這老東西兩隻手恭恭敬敬用一個黑色建漆的茶盤把出兩盅茶來，茶杯是起青花的極細致的磁器，茶的顏色也極清冽可愛，不得不說着謝謝的話把茶接過手來。

「吳師傅，我們還有兩個伴，在前院塔下看碑，找他們來吧。」

「噢，我說難道就是你兩個施主。讓我們找他們去——慢點慢點，還有點瓜子是王師長從日本帶來送我的，我來借花獻佛吧」，說完了似乎就又要進廂房去取瓜子。（未完）

通信

河南的見聞

致現代評論記者

在昨晚的信中，本想把我在此地一月來所見到的情形詳細報告一下，後來因爲時間已是很晚，精神來不及，把牠擱下了。今晚沒有甚麼事，同房的朋友也都睡了，屋裏很清靜，乘着這個機會，再來寫一點補起昨天的缺點。不過因爲時間和我所見到的範圍（鄭州和開封）有限，遺漏的地方一定很多，這是要請先生原諒的。

現在分作數方面來說罷：

（甲）民衆方面：關於這方面的情形，又可分積極與消極兩點說明。積極方面約有以下數種：

一、放足運動　婦女放足在南方早已不成問題，然而在河南却因此而發生了一種很普遍很時髦的運動。在官場方面省政廳特設了一個機關（放足處）專來辦理放足的事情。並且頒布法條，有在某種年齡之內，逾期不放足的，每月罰欵若干之明文。各通衢牆壁間，畫有種種婦女不放足如何痛苦之壁畫和標語；各遊藝場門旁，寫有「十五歲以下的女子不放足的不准入遊藝場」等字樣，小學生的臂上或胸前，掛着寫有「暫不與纏足女子結婚」的白布條。

二、公共娛樂所　公共娛樂地方之多，也可說是此地的特色。不過規模很小，極平民化罷了。此種地方，名目很多，有下面種種：

1.公共體育場　無論各機關門前或兩旁空地以及公共地點皆有此種設備，內設有鞦韆，浪橋，搖籃，滑板等；四圍豎以製有標語之木板。游戲的人，老少皆有。

2.平民公園　地面多半不寬，設備也很簡單，大半是由公共荒地改成的。滿壁都製有種種標語和壁畫。

以上兩種地方，游覽的人中女子很少。

3.平民俱樂部和平民遊藝室　這種設備，也是很多。內設有地球，乒乓球以及音樂的類。頑的人也很不少。

4.勞工消息室　這也很普遍，可是我沒去參觀過，不知道裏面的設備怎樣？

5.通俗圖書館　裏面備有很淺近的書籍和報紙，專供一般識字的勞工用的。布置很簡單，房子也很小。

消極方面最顯著的是：

一、廢娼　娼妓在南方是很多的，在此地的確沒有看見過，聽說是被馮總司令趕去了。

二、戒烟　軍隊中一律禁止吸烟，並且各通衢壁上均製有戒烟的標語。

(乙)官場方面：此間官場中有下面三種特色：

一、無官場習氣　在此地作事的，和平民沒有什麽分別，也沒有架子可擺。

二、儉樸　因爲沒有薪水發，穿的是布吃的是麵包，出門多半是走路，沒有車坐。

三、勤勞　每天辦公時間很長，多半沒有休息的時候，就是星期例假，也要辦公。

(丙)教育方面：此間學校，我很少參觀不知道怎樣？就表面上說，因爲文化進步稍遲，較之南方，當然相差甚遠。

(丁)建設方面：

一、市政　街道雖不寬，却很清潔。然以少雨的關係，灰塵太多，眞是「一進開封城，滿地是灰塵」，有時風大，簡直不能走路！

二、修築馬路　因爲經費的關係，實行的還不多，多半在計劃中。

三、造林種樹　此種工作非常普遍。城內外各空地已種樹不少，宅院中亦嚴令種樹，否則處罰。

四、修改廟宇爲公共場所　這也是很普遍的。如開封城中最繁盛的中山市場，卽是以前相國寺的化身。內有種種小規模的娛樂地方，及革命紀念館，實業館，美術館，圖書館等。

上面所寫的太簡單了，太草率了，本來想寫詳細些，可是時間已到了十二點多鐘，而且明天要到鄭州去，要早點睡，暫時只寫到這裏吧！　以義

四月五日開封。

廢除台伏問題

——致現代評論記者——

記者先生大鑒：

頃閱貴刊一七〇期內載有楊端六先生『福建省政府廢除台伏』一文讀能不勝愉快。蓋一方面深慶國民政府之整理幣制之新精神；一方面又慶閩省之人民從此免去一層抽剝也。

歐美各國幣制倘不以國內劃一爲滿足，而有萬國通用幣(*International Currency*)之會議。事雖不成，然由此可見幣制之不劃一其關係於人民者甚大。矧國民經濟不發達之我國乎？

閩省台伏，全由錢莊所發。錢莊之資本大小不一，在昔有以

設錢莊爲發財捷徑者。如以八千元設一錢莊，則出台伏至二萬或五萬兌（福建呼一圓爲一兌，意即一千銅錢也。）若一旦週轉不靈，彼等即捲其所有，翩然而逝。小民之受損，無有更大於是者。此事在淸代常有之，民國以來雖不多，然亦非毫無有。倘有一層不可不注意者，厥爲台伏票之易於假冒。識者固能辨其眞贋，然初至是地或不識者，則常受損失也。

至於錢莊操縱之法，略如楊先生所云。例如今日錢莊現洋少，彼輩則出市情爲每一兌台伏值一圓零四十文，如此，彼輩之台伏十兌可值十圓有幾矣。（福建之小洋與天津所用者同，但每一角小洋祇值六十文，或七十文，此亦由錢莊操縱之故。）若彼輩之現圓多，則又出一市情，每一圓値回一兌矣。如此循環往復，無往而非彼輩之利源所在。誠如楊先生所云：『但是政府如果抉有決心，應該先從自淸門路做起，而後借法律之力量，嚴制執行。』我想末有不會成功的。

王懐維於廣州中大經濟學研究會。十七，三，二十。

更正

七十五期中「自然科學上的基礎觀念——物質」一文中的正誤

第十頁下半版第十七行　「平常我們表示一個物體物質的多少（即質量），多半是用它的重量。我們知道，所謂重量，是一個物體與地球間的引力；……」「重量」誤作「變量。」

第十一頁上半版第二行　「然而在物理學上，我們也常用重量代表質量，那是因爲……，」「那是」誤作「那末。」

第十一頁下半版第八行　「每種原子既是由相等的正負電子造成，我們自然的會料想各種原子的重量，應當可以一律用整數表出……」「每種」誤作「各種」，「重量」誤作「質量」，「一律」誤作「一樣。」

其他尙有脫落，錯字，及標點上的錯誤多處，恐不一一更正。

近代歐洲外交史　周鯁生著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之一

此書從維也納會議起，直至戰後巴黎和議止，所有近百年來之外交風雲，各國外交政策，以及外交家操縱之手段爲研究外交與政治之人所亟欲明瞭而無法以窺見其全者，得此書不啻得一寶筏。且此書於各項條約，均加以批評，各時代之分析亦極明白，復於篇首指陳外交史之研究方法，實爲各學校中最好之外交史課本。凡平日景仰著者之言論而欲一讀其苦心結構之傑作者，更不可不手置一本。全書四百六十餘頁，道林紙精印。

〔定價〕紙面二元四角　布面三元　〔郵費〕七分半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月月刊

第一卷第二號　四月十日出版

文人有行……梁實秋
之稹白居易的文學主張……胡適
瘋了的詩人（小說）……凌叔華
詩……饒孟侃　聞一多
成功（小說）……西瀅
德日民族性相背說……潘光旦
白郎寧夫人的情詩……聞一多
微小的生物（小說）……王魯彥
阿麗思中國遊記……沈從文
今後的歷史劇……顧仲彝
卞昆岡（五幕劇）……徐志摩　陸小曼
西京通信……西瀅

本期因稿件甚擠，篇幅過多，仍售特價四角。長期定閱者，不另加價。

上海望平街D一六一號　新月書店發行

中國國民黨　中央日報出版

一、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喉舌
一、中央日報發揚國民黨的主義解釋國民黨的政策研究具體的建設方案
一、中央日報志在打倒惡化和腐化勢力
一、中央日報要發揮中國人的義俠的革命的精神
一、中央日報要把科學和藝術振興起來發揚中國人的創造力
一、中央日報是一把熊熊的火炬要把全國革命民衆的胸脏一個一個燃燒起來

社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電話　中央六〇一三
電報　掛號三三八三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電話
董事室　中央二六五〇號
總經理室　中央八四五九號
經理室（營業儲蓄部）中央八四六〇號
金幣部　中央七四一三號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代理處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上海　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營業要目

營業部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匯款　代理收款
國外匯兌部　各外國貨幣存款　進出口押滙　購買各種票據　買賣各國貨幣
儲蓄部　各種儲蓄存款
信託部　保管物品　出租保管箱　代理買賣有價證劵　均訂有詳細規則承索即奉

地址　漢口路十三十四號　電話中央七一二一　七一二五號
漢口行　漢口湖北街一三二〇二號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二〇一
杭州行　杭州保佑坊七十六七十七號　電話九〇三號　七五〇號
虹口行　上海百老匯路一二八三號　電話北二六〇〇號